

血色罂粟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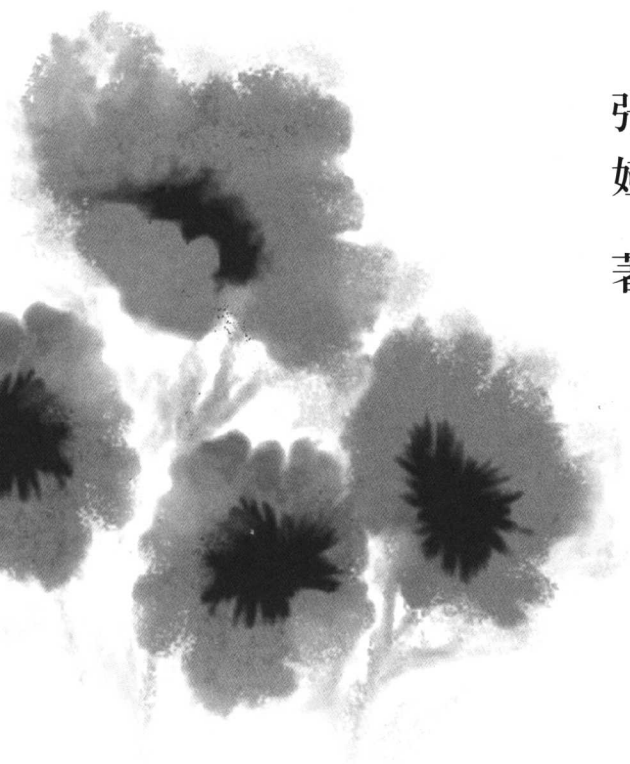
张
娅
著

一段被美丽外衣包裹的深重罪恶，
一场充满智慧和血腥的生死斗争，
一个来自现实生活的真实故事，
一曲感天动地的缉毒壮歌。

群 众 出 版 社

血色罌粟花

张娅 著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血色罂粟花 / 张娅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6.4

ISBN 7-5014-3694-0

I. 血…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3900 号

血 色 罂 粟 花

著 者: 张 娅

责任编辑: 冯京瑶

封面设计: 唐少文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hs.com

信 箱: qzs@qzch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313 千字

印 张: 12.25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4-3694-0 / I · 1560

印 数: 5001—9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自序

作为一名曾经战斗在禁毒一线的女记者，我创作的动机十分简单，那就是对禁毒将士们的深深敬意。

与女毒枭“结缘”，也许要追溯到许多年以前。那时警校毕业刚满十九岁的我，分到了公安局工作。报到的第一天，局长就将我派去抓捕一个女毒犯。

那个女毒犯身强体壮，要乘坐三天的长途车将她带回去，确实不是件容易事。沿途山高路险，别说看守所，就是派出所都找不到。我只能和女毒犯吃住在一起。客车晚上九点多钟停在了一个山凹子里，只能在路边的一个破旧不堪的小旅馆里过夜了。为了防止她逃跑，我不得不用手铐将她铐在了木头床杆上。

都说毒犯是亡命徒，首次执行任务的我，面对这个多次贩毒的女毒犯，心里十分紧张。为了在她面前表现得老练，我十分镇定地面对着她。她对我说道：“警官，你将手铐给我打开，我绝对不会跑的。”她用那双可怜巴巴的眼睛看着我，见我不理她，便开始苦苦地向我求情。见我还是不理她，她突然大叫了起来：

“放开我！”她使劲地转动着那只戴着手铐的手腕，手铐在她的手上越来越紧。她号啕大哭了起来：“你看我的手都出血了。”就这样，她一直闹到了半夜两点多钟。我心想，看来今天她是不想让我休息了，我必须得“治一治”她了。于是，我一手按住她的一只脚，一手将她的手铐打开，然后，迅速将手铐铐在了她的



脚上，再将另一头铐在床杆上。然后对她说道：“你的手疼，你的脚不疼吧。”听了我的话，她再也不吭声了。

此后的十年，我一直在边陲的警营里干着自己酷爱的职业。然而有一天，婚姻改变了我的命运。我将离开故土、离开战友，因为改行，我还将脱掉警服。记得交警服的那天，我流了一整夜的泪。虽然跟着爱人走到了首都北京，但我的心却久久地留在了故乡，留在了警营。

如今，北京在我的眼里已从陌生变得越来越熟悉。经过我和先生的共同打拼，我们也和首都人一样，拥有了自己的公寓、轿车，并能常常出入高级酒店、酒吧等娱乐场所，享受着优越的物质生活。这也许是我从前当警察时，从来没有想过的事。然而我却因为没有拥有了这一切而感到过快乐。恰恰相反，也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变得十分的空虚。这种困惑不时地困扰着我，令我时常感到烦躁不安。

一天，我接到一个北京女友给我的电话：“张娅，你是否认识海岩？《玉观音》里的安心好像在写你。”我说：“我不认识海岩，我不信这是真的！”女友说：“不信，你去买一本书看看。”于是，我便到书店买来看了。看完书后，我给女友去了个电话：“安心的经历跟我的经历确有相似之处，不过安心和毒犯有孩子，我可没有那么浪漫。另外，我到北京后，生活上也没有安心那么多的磨难，只是事业……”说到事业，我停了下来。不知该用怎样的语言来形容自己离开警营后内心的那种痛。

当有一天，我重返故里，亲眼目睹到一个警校的老同学因为追捕毒犯，从五米多高的房顶上跳下来，脚关节骨折，浑身伤痕累累；当有一天，我得知从前的一个战友带领几个同事，在原始森林里追捕毒犯，被手雷炸成重伤，我的心情就再也无法平静了。同行的几个缉毒警察，一个头部被炸伤，一个腿部被炸伤，好不容易到了最近的镇卫生所。卫生所条件简陋，只有一个医生和一名护士值班。其实我的这个战友知道自己的伤势很重，但为了让其他战友早上手术台，他拼命坚持着。终因失血过多，



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我所看到的这一切，对我这个离开缉毒一线在首都生活工作了多年的人所产生的震动，不亚于发生了七级地震。从那一刻起，我便萌生了追踪采访缉毒警察的念头。我想写他们，我一定要写他们。决定一作出，我便开始实施漫长的采访计划。

重返警营，见到了昔日的战友，我又找回了自我。战友们讲的侦破跨国贩毒大案、智斗毒枭的精彩故事，令我着了迷。我发现我所接触过的缉毒警察，个个都像厚厚的书，他们的事迹深深地震撼和感动着我，最终变成一种精神支撑着我，使得我从2000年至今连续五年，每年都要从北京到缉毒一线采访几个月时间。

在我动手写作《女记者眼中的戒毒者》及《血色罂粟花》之前，我采访了上百名吸毒人员，数十名毒犯、毒枭及马仔。同时采访了数起精彩的跨国缉毒大案。我也有幸接触了多年在这个行业运筹帷幄、出生入死的一批优秀领导及缉毒勇士：陈存仪、孙大虹、陈新民、董胜、王毅、王方荣、李登荣、明正彬、王孔林（公安边防总队）、顾克非、郭有兵、段文白、张国庆、段松、段如春、兰卫红、杨虎强、李晓波、孟科、黄卫明、周洪伟、王彩云、蒋明东、崔伟、邢冀云、汪军、王祖锐、闵勇进、陈韬、彭铮、王晓南、李锦环、黄启明、李钢、冯德武、梅盛斌、徐文惠、赵亚东、罗启东、罗玉和、李云辉、李绍荣、张红军、刘青林（边防武警）……

正因为有这样一群弘扬正气、抵御罪恶的人，才使得众多的人不被毒品侵扰，过着安宁、平静的生活。为了禁绝毒品，他们长年战斗在缉毒前沿，与毒魔们作着殊死搏斗，随时都有可能献出宝贵的生命。他们是这个时代最可敬、最可爱的人。

2005年4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国家禁毒委员会主任、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召开布置开展禁毒人民战争的电视电话会议，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精神，迅速组织开展



广泛、深入的禁毒人民战争，真正在全社会形成对毒品问题“人人喊打”的良好局面，坚决遏制毒品来源、毒品危害和新吸毒人员的滋生，牢牢掌握禁毒斗争的主动权，坚决夺取禁毒斗争的新胜利。

2005年8月25日，云南省临沧市公安局禁毒支队，被国务院授予“模范禁毒支队”荣誉称号。云南省保山市公安局副局长明正彬被评为2004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

《血色罂粟花》的创作，正是在这样一个大好形势下完成的。其中一些鲜为人知的情节，是我冒着生命危险采访到的。以毒品源头金三角的女毒枭英子为首的贩毒集团，采取多种形式向我国境内贩毒，而我边境公安部门的禁毒英雄们，为了打好这场禁毒人民战争、禁止毒品流入，与其作着坚决的斗争。中外警方联手追踪、一线民警数次卧底，最终将贩毒集团彻底摧毁。

目 录

一、算命人痴迷神秘女	1
二、下黑手为情毒亲夫	11
三、苦命女异国落虎口	30
四、痴情郎为情丧黄泉	44
五、施女色巧技敛横财	65
六、骡子队招摇夸富贵	78
七、在逃犯亡命撞豪宅	81
八、美色男智取“马崩丁”	115
九、女老板冒死救马仔	119
十、设赌场套牢小干部	130
十一、黑吃黑美男遭败落	142
十二、金三角神秘马帮行	151
十三、发横财情迷夜总会	190
十四、阿麻坝虎口险逃身	203
十五、出阴招玉石藏白粉	217
十六、下猛药局长遇翻船	269
十七、落陷阱傀儡救浪子	281
十八、设绑架人质换马仔	297
十九、算命人饮弹情仇爱	323
二十、追逃犯空中拦截战	333



目录

翠粟花

二十一、三卧底毒泉现真形	361
尾声	378
后记	383

一、算命人痴迷神秘女

英子是金三角阿麻特区最有钱有势的女人，她拥有数亿的家产和众多家丁。

一生中她有过许多男人，却只对一个名叫老刁的男人动过真情。

要说她与老刁相遇，“引狼入室”的竟是那个与她分居多年的丈夫六子。

从前在外面给老板做马仔，因患病没有了收入的六子，只得靠英子养活。

无聊时他经常到离他家豪宅不远的村里和几个酒肉朋友一起喝酒。外号小浪子的男人就是他酒友中的一个。

这天，他又一次走出豪宅，和这几个狐朋狗友聚在了一起。

“六子，今天你请客。”酒友们嚷嚷着。

“凭什么？”六子涨红着那张丑陋的脸叫道。

“你住的宅子大，又有个能干的老婆。”酒友们一提起六子的老婆，便发出放肆的笑声。

“请客就请客，不就是几个钱吗？”六子的嗓子有些沙哑。

“六子，我要是也有个像你老婆那样的女人多好。”小浪子羡慕地看了一眼六子说道。

“你想找六子那样的老婆，先得学会受气。”干瘪老三冲小浪子做了个鬼脸。



“别瞎说。在家里谁都别想给我气受。喝酒、喝酒。”六子站起来端起满满一碗包谷酒一饮而尽，其余的酒友也都站起来将手中的酒大口喝下。

酒桌上多了一个名叫老刁的阳刚气十足的陌生男人。六子知道小浪子是靠做毒品起家的，这个陌生男人可能是为他运送毒品时算卦的先生。

果然不出所料，小浪子向六子及酒友们介绍道：“老刁是我刚请来的算命先生，还望大伙关照。”

那个叫老刁的男人向酒桌上的男人们点了点头。酒友们并没有在意多了一个人，继续喝着酒。

随后的聚会，小浪子自然少不了带着老刁。

在这伙酒友的印象中，老刁的话不多，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别人讲话时，他仔细听着，很少插嘴。酒桌上男人们你一言我一语之间，老刁知道了眼前这个丑陋的六子有一个非常有钱能干的老婆，同时还听到许多有关六子媳妇带有神秘色彩的传闻。

说她手持双枪经常神秘出没原始森林做大买卖，说她每次出行都有数十名前呼后拥的保镖紧跟其后，说她挣的钱就是几辈子都花不完，说她家的豪宅大得几乎占去了半座山。还有说只要是个男人见到了她，就会神魂颠倒一辈子忘不了。

听男人们绘声绘色地讲这个神秘女人，老刁仿佛在听天书。对这个初来乍到不安分的老刁来说，六子的媳妇就像谜一样吸引住了他。

时间越久，他对那个女人就越痴迷。真想见见这个女人，这个像魔一样诱惑着他的女人。这个念头的出现，使得他有好长一段时间心神不定、夜不能寐。

为了有一天能见见六子那个神秘的老婆，这个看似一副憨厚本分样的老刁，开始悄悄与六子靠近。

每次和六子一起喝酒，他都会发现六子借酒劲天花乱坠地乱侃一气。

“想当年，我那个老婆算什么呀，我是家里的大梁，这个家

都靠我顶着，她每天围着我和儿子们转，围着锅边转，伺候我们。我说一她就不敢二，我骂她，她都不敢吭声。现在她牛了，有钱了，不理我了，不理我了……”

六子几乎每次喝完酒，都会喋喋不休地说这几句话。小浪子和那伙酒友都听烦了，没有人搭理他。这样的時候，唯有老刁一个人耐心地听他讲述，目光中不时流露出一丝同情，常常使得六子内心有几分感动。

渐渐地，六子便将老刁视为无话不说的朋友。

“老刁，你可知道我的苦衷，在别人眼里我六子有福氣，找了个有钱的婆娘。其实，我和她在一起，哪是人过的日子呀？”一次，喝多了酒的六子对老刁说出了心里话。

“不会吧，六子哥，你不是酒喝多了说昏话吧？”老刁答了一句。

“刁弟，不瞒你说，我那个婆娘已经好几年没让我碰过了。听说，她在外面有野男人。要是从前，我早他妈的打断她的腿了。可是，现在，我混成这样了，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算了。”六子说完又端起酒瓶“咕咚咕咚”几口将瓶中酒喝了下去。这几口酒下肚，六子醉了。

“我送你回去？”老刁关心地问。

“你送我，我老婆从不准我带陌生人回家。”停顿了一会儿，六子接着说：“刁老弟，你是我兄弟，我今天就带你回家。看那个烂婆娘能把我咋样？”

老刁搀扶着六子向豪宅走去。

当老刁扶着六子来到他家门前时，一下子愣住了：依山傍水的深宅大院，被高高的围墙包围着。大门口和院子周围有众多持枪的“士兵”在站岗巡逻，给人一种戒备森严的神秘感觉。

走进高大的铁门，宽敞的院子里是无数栋豪华的宅楼。宅楼的墙全是精雕细刻的木头制作的，上面刻着各式各样的龙凤以及不同形态正在啄食食物、伸展着翅膀的老鹰，也许是因为顶梁很高，使得房间显得十分空旷。

院落里种着各种奇花异草，有十分招眼的粉色的牡丹花，有清香淡雅，红、白两色的蝴蝶兰，有小巧别致而惹人喜爱的黄色跳舞兰，争奇斗艳、竞相开放。还有发财树、巴西木、水冬瓜树，以及亚热带各色各样大株的绿色植物。

老刁跟着六子穿过花园，走进了一间堂屋。

堂屋里供着一尊硕大的财神爷。朱红镶金的窗棂，青色光华的大理石地板上铺着各色地毯，房间里盛满了高档豪华的各式家具电器。柜台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金珠玉翠、奇珍异宝，看得老刁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一时间他仿佛走进了梦幻之中。从小到大，他还从未领略过这等奢华。他愣在那里半天没有迈步子。

“老刁，有、有什么好看的，天、天天看就不、不觉得稀奇了。走，把我送进去，你就快、快回去，省、省得那个烂婆娘话多。”六子结结巴巴的话语，使得老刁回过神来。他将六子送到屋里，迅即返回。

老刁一次次回头留恋地看着那壮观而气派的豪宅。他走了很远很远，思绪却还一直停留在那里……

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竟是六子这么一个丑陋男人的老婆打造的。

这一夜，老刁失眠了。

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就在这时，另一个女人，一个睁着一双忧郁眼睛的女人，却出现在他眼前，那是一个从前他一直苦恋着的中国女人。直到天亮时分，他才入睡。

第二天一早，未等六子醒来，一个眉目清秀的女人便气冲冲地出现在他的床前：“六子，说了多少次了，不许带人到家里来，昨天晚上，咋回事？”来者就是六子的老婆英子。

“昨晚我喝多了，在小浪子家。是、是那个、那个他家请来算卦的先生，叫、叫什么来着？”他皱了一下眉头想了一会儿，“对了，叫老刁，一个好心人送我回家的。”

“算卦先生？哪里的人？”英子听说是算卦先生，语气一下



子变了。

“听说是从中国来这里投靠亲戚的。”

“我正想请个算卦先生。要不你带他到家里来一趟，让我看看？”

“要不明天你亲自去看看他算卦。小浪子说老刁是个算卦高手，每次给他家选的日子，都很吉利。”

英子没吭声，出了六子的房间。远远的，六子听到她甩下的一句话：“以后不要随便带人到家里。”

六子听了她的话，一脸的不开心，他用手塞上耳朵，小声说了一句：“老子就要带人来，看你能把我咋样？”然后蒙上被子睡去了。

次日，小浪子家的院子里围满了看热闹的人。身着艳丽服饰的英子不知何时也悄悄挤进了人群。

只见一个高大魁梧、膀阔腰圆、阳刚气十足的 30 多岁的男子双目紧闭，双腿盘绕着坐在地上。他的举止吸引住了英子的目光。她挤进人群，看清了原来这个男人就是给人算卦的先生。细看时，她发现这个男人长得天庭饱满、鼻直口方、剑眉倒竖、轮廓分明，四肢肌肉发达，身体壮得像牛。偶尔睁眼时，一双豹眼目光炯炯，透着肃杀之气，青黑色的腮帮上留着如山谷中浓密杂草般的胡须，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无与伦比的野性气质，最恰到好处地向她施展着男性无可抗拒的诱惑和魅力，直达她的心扉，甚至随着血液传遍了她的全身，直看得她出了神。

那天六子告诉他，小浪子家的算卦先生叫老刁，她以为取了个带“刁”字的男人，人也一定长得很刁。可是眼前的男子与她想象的截然不同。都说男人好色，其实在她看来，女人和男人一样，也好色。就拿自己来说吧，都已经近 40 岁的人了，可却被眼前这个可能比自己小至少五六岁的男子深深吸引住了。

只见老刁手上提着一只红公鸡，双目紧闭，口里叨唠着：“此次出行拟定的黄道吉日是农历 9 月初 8。”接着他将写有



“黄道吉日”的纸条和鸡一同放在庙房里，跪在地上拜完“菩萨”后说：“最近有一批货要出行，请求菩萨保佑。”

做完这一切，只见老刁动作利落、干练有力地将公鸡用刀杀死。接着他告诉小浪子，让他把这只鸡拿回家煮熟后，再拿到“庙房”神前供献。献完后回家看，如果鸡头、鸡挂（鸡胸、鸡脚）不变色，身体结构不变，原计划就可以进行；如果鸡头、鸡挂变黑或身体结构不全，就取消计划再另选黄道吉日。

接下来，老刁又闭上眼睛，等待着。

很快，回家看鸡挂的小浪子回来告诉老刁：“鸡没变色，身体结构正常。”

老刁闭着眼睛对他说：“按原定日子出行。”

围观的人群渐渐散去，六子跟着小浪子进了里屋。

英子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老刁。行使完了所有程序的老刁抬起头来，睁开了眼睛。只见一个风韵犹存、娇小玲珑、一身珠光宝气的中年女子站在他的身边。

“你就是老刁吗？”一个柔柔的、仿佛从遥远的天边飘来的声音，从那个俊俏的女人嘴里发出。

“我是。”他举目打量起了眼前的女人，一时间，被近距离女人的容貌吸引住了。

柔情似水的眼睛、长而微微翘起的睫毛、小巧而笔直的鼻子，恰到好处地镶嵌在她那鹅蛋形的脸上，那丰润而性感的朱唇更是娇艳欲滴。她那美妙绝伦的笑脸，让他感觉就像那在金三角见过的光艳夺目的罌粟花，简直叫他望痴了眼。

当他再次抬头定睛看时，目光正好与她那火辣辣的含情目光相撞。他先是一愣，紧接着心里一阵狂喜，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

英子以为他想躲开自己的眼光，然而令她未曾预料到的是，刚将目光转移了瞬间的老刁，再次将那带着温情的目光投向了她的。是自己这身华丽的衣服吸引住了他，还是自己身上的一身珠光宝气吸引着他？他那冒出了火花的眼，使得英子的眼睛也一

下子泛出了光泽。是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魁梧的体魄、冷静成熟而与众不同的气质，还是他那举手投足的果断有力，总之他所有的一切都使得她赏心悦目。

一个念头在她的心里蹦出：眼前这个男人不就是自己这么多年来想要的那种男人吗？其实，感情还真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有时，爱的滋长就是在一举手一抬足，或一个眼神、一个背影之中。她抬起头来，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她以为这一生她再也不会找到这种感觉，没想到都已经是半老徐娘的她，却第一次找到了这种“触电”的感觉。

她知道自己爱上了他，爱上了眼前这个陌生男人。然而冥冥中的她，扪心自问，就这样突然爱上一个人，爱他什么呢？她似乎找不到答案，仅仅是他的英俊潇洒、风流倜傥？还是……

但是一个决定已经在她大脑里形成，直觉告诉她，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眼前的一切或许就会擦肩而过。

她不想永远像现在这样活着，没有一点激情地活着，她要轰轰烈烈地爱一回。哭就哭个泪流成河，笑就笑个灵魂荡漾。这么看来女人的爱情并不需要太多的理智，而更多的是取决于她的直觉。

这么想着，心花怒放的她，脸上有些发起烧来。她靠近老刁并直视着他的眼睛问道：“请你到我家算卦愿意吗？”

“你家？”老刁的眼睛里似乎带着疑问。

“就是六子家。”英子突然想起了眼前的这个男人是六子给她推荐的，便提了六子的名字。

老刁一下子就明白了，眼前这个女子就是那个他朝思暮想渴望见到的神秘女子。但有一点出乎他的意料，她竟然是这么一个眉清目秀、风情万种的妇人。

“请你到我家算卦可以吗？”英子又问道。

“我、我。”英子的邀请，使得老刁心花怒放，他连连点头。

“跟我走吧。”轻柔的声音从女人的口中飘出，跟在后面的老刁醉了。

这时，小浪子追了出来：“英子姐，你把老刁带去哪里？”

“去我家。”英子说。

“他可是我请来的算卦先生。”小浪子说道。

“这样吧，你家用他的时候，尽管来把他叫去，费用呢，我帮你出了。平时就让他帮我管管家，我那里正缺个人手。”

小浪子一听英子这么大方，满心欢喜，不再言语了。

随后走来的六子，眼看着老刁和英子走在一起时那般配的背影，隐隐泛起了一丝醋意。

他气冲冲地对小浪子说了一声：“喝酒去，小浪子！”

两人进了酒馆。

跟着英子，老刁来到了那栋他魂牵梦绕的豪宅。当他随着女主人进屋之时，只见数名保镖和家丁毕恭毕敬地站在两边。女主人的目光变得炯炯逼人，闪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与刚才看自己时的目光截然不同。英子走到哪里，站在前方的人就会远远地给她让出一条通道。她走过的地方，立即就会有人群蜂拥而至。人们用畏惧而敬慕的目光护送着她，就像护送着空中突然刮来的一团黑旋风。仿佛这天是她的，地也是她的，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是她的。

从女主人走进家的那一刻，无形中就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帝王降临之感。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老刁心想，那就是主宰一切、征服一切的出人头地之感，也就是他一生都渴望寻求的那种感觉。

英子除了让老刁为她算卦外，还负责她的日常事务。除此以外，还跟随她打理“生意。”

虽说老刁专为他人贩运毒品算卦，但还从未真正接触过毒品。到英子家后的一天夜里，英子让人叫来了老刁。老刁进来时，只见大厅里堆满了一个个麻布口袋。

“打开包！老刁，让我看看货。”又是那个轻柔动听的声音。

老刁不知口袋中所装何物，开始执行她的命令。他用剪刀剪